

從塗鴉牆看粉圈身份構建與空間爭奪

塗鴉（graffiti）一直被認為是展示自我的美學表現。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黑人群體用街頭塗鴉藝術表達個人思想和態度，其中青少年的參與占據了相當一部分比重，塗鴉逐漸開始形成一種亞文化（subculture）¹。隨著現代媒體技術和大眾文化發展，塗鴉這一形式也傳入了中國大陸。自 2004 年起，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出現了塗鴉景觀²，之後陸續遍及其他城市。塗鴉藝術在大陸語境中的定位通常是城市環境美化的一環，用牆體繪畫改善城市文化空間，其意識形態抵抗性和革命性卻已在本土化發生之時被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然而，作為一種亞文化的媒介，大陸城市中的塗鴉依舊具有為邊緣群體構建身份認同和提供交流的功能，粉絲（fans）對塗鴉牆的挪用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中國重慶市九龍坡區有一條黃桷坪塗鴉藝術街，政府與四川美術學院合作，以大面積的塗鴉形式改造了當地的老舊工業區面貌。整條藝術街長度超過一公里，因為景象壯觀吸引了不少遊客，其中有一些遊客在開放公共塗鴉的區域寫下自己對明星、二次元角色等偶像的喜愛和祝福，久而久之，黃桷坪塗鴉牆成了粉絲們的一個“打卡”地。筆者認為，粉絲在塗鴉牆上以書寫或繪畫的形式表達其作為粉絲的情感是對塗鴉亞文化的再利用行為。以粉絲為主體形成的粉圈（fandom）文化亦是與主流文化相隔的亞文化，粉圈相應地作為亞文化群體存在。在粉圈中又以不同的追星對象為核心劃分出了眾多次級圈層，在群體對外區分自身和對內建立圈層的過程中，確立身份的同質性是至關重要的環節。英國伯明翰學派認為，亞文化的“抵抗”本質就是對身份認同（Identity）的追求。因此粉絲乃至粉圈

¹ Ferrell, Jeff. *Crimes of Style: Urban Graffiti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inality*. Michiga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 丁建新,朱海玉. “話語身份的建構:塗鴉的邊緣話語分析.” 外語學刊. 02(2020): 56.

從線上聚集到線下占領塗鴉牆的行為都可以被視作一種亞文化群體的身份建構，且塗鴉本身所具有的反抗性也承載了各個粉絲群體與外界對話甚至對抗的意識。本文以重慶公共塗鴉牆上占據面積最大的肖戰粉絲群體為例，嘗試解讀其飯圈的身份建構和抵抗。

一、身份重建的嘗試

肖戰的粉絲大面積占據黃桷坪公共塗鴉牆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自 2020 年 227 事件³後，肖戰的粉圈發生了動蕩，然而似乎並非出現大量「脫粉」的現象。「脫粉」即粉絲認同的終止，由粉絲所認同的對象消失而導致。有研究者將互聯網背景下粉絲的認同對象歸為四個方面：明星人設、粉絲定位（如 CP 粉的定位建立在兩個明星之間的密切關聯上）、粉圈內部文化、群體位置（指粉絲在群體內部的地位）⁴。認同具有流動性和複雜性，粉絲所認同的對象也往往互相制衡，影響個體決定是否脫粉的結果。比如，一些肖戰的粉絲表示並不贊同所在粉圈的文化 and 氛圍，但對於明星本人的認同尚未消失，所以依舊認為自己是肖戰的粉絲。但由於 227 事件在公眾視野中發酵，對明星形象和粉圈氛圍的影響較大，粉絲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在這種情況下，粉圈的「虐」文化發揮了作用。「虐」是追星過程中的消極體驗，一般在粉絲認同的對象遭遇困境時產生。Lawrence Grossberg（1992）認為，大眾媒體文化流行的真正根源並非意識形態影響，而在於其消費過程中對制造「愉悅」（pleasure）的強調⁵。粉絲的「虐」體驗是對主體抵達「愉悅」狀態的阻礙，但不足以讓消費主體放棄認同，反而促使其採取主動的應對策略來重新擁有「愉悅」。因此處於「虐」狀態中的

³ 2020 年 2 月 27 日因肖戰唯粉舉報 CP 粉同人文導致 AO3 網站在中國大陸被網絡防火牆屏蔽的事件。

⁴ 張笑笑。“互聯網背景下粉絲的身份認同與認同轉換。”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01(2021): 186.

⁵ Grossberg, Lawrence.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1992: 64.

粉絲為了消除或改變困境，往往會表現出更多的投入行為⁶。例如肖戰粉絲為了表示對明星本人的支持，更積極地購買明星代言的商務、拍攝的雜誌等；而對於粉絲群體自身，在事件導致其他各個圈層聯合起來抵制肖戰及其粉圈的情況下，粉絲通過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支持偶像的行為受到打壓，於是開始尋求可替代的方式。此時，位於肖戰故鄉重慶的黃桷坪塗鴉牆成了他們新的表達場所，塗鴉牆作為網絡空間的延伸，為粉圈提供了另一個交流空間。

話語（discourse）批評分析的觀點認為，言即身份（you are what you say）⁷，一個人所說的話就是其身份的表達。當認同處於搖擺狀態時，則更需要通過建立話語來鞏固身份。塗鴉是一種多方位的話語，執筆者可用文字或繪畫來表達自身。由於受到物理空間限制，塗鴉的文字篇幅勢必比發表在網絡上的段落或文章更短，粉絲的文字塗鴉主要呈現形式有：對偶像的祝福語（如圖 1）；粉圈內部流傳的隱晦「黑話」（如圖 2）；偶像的名字或縮寫字母（如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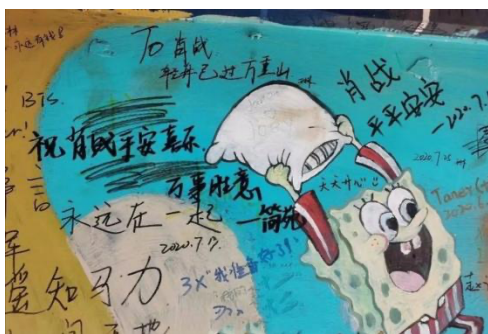


圖 1：粉絲對肖戰的祝福



圖 2：粉圈內部的黑話⁸



圖 3：「博君一肖」、肖戰、王一博的縮寫

⁶ 張笑笑。“互聯網背景下粉絲的身份認同與認同轉換。”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01(2021): 193.

⁷ 丁建新。文化的轉向：體裁分析與話語分析。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46。

⁸ “我想給你拍個月亮”是肖戰與王一博的 CP 粉圈內流傳的一句暗語。

無論何種形式，粉絲都在執筆的過程中滿足了表達的欲望。Erikson (1968) 指出，亞文化是「試圖解決認同危機的象徵性行動」⁹。對於在主流輿論環境中受阻的肖戰粉絲而言，塗鴉作為一種符號 (sign) 的特性提供了遮蔽：留在牆上的話語內容是能指 (signifier)，話語顯示出的執筆者身份是所指 (signified)，粉絲以塗鴉代替網絡發聲，無需將自己的粉絲屬性與任何一個網絡賬號相連接，塗鴉的象徵性就已經提供了粉絲之間的聯結。個體的身份無法孤立建構，只有在與某些對話者的關係中才能成為自我¹⁰。因此即使是那些不認同粉圈文化的粉絲，也需要通過對話的交互過程來確認身份歸屬。個體通過書寫話語表達身份，閱讀其他主體的話語構成認同，個體話語最終又匯入整體語境中，成為其他主體構建自身的參照。從這個角度來說，粉絲在塗鴉牆上的聚集是試圖脫離既定網絡語境的一次身份重建。

相比文字，以繪畫形式塗鴉的門檻稍高一些，也更具代表性。「博君一肖」CP 粉¹¹的塗鴉繪畫獨創性在於使用了同人元素。赫伯迪格指出，亞文化的顛覆性意義是通過風格 (style) 產生的，風格即符號¹²。同人是粉絲以偶像為原型的二次創作，本身就是一種風格。對同人創作的喜愛讓粉絲個體之間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可見風格是「賦予群體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強有力的途徑」¹³。「博君一肖」CP 粉畫手把圈內知名的同人漫畫形象 (如圖 4) 從互聯網複刻至塗鴉牆，通過拼貼 (bricolage) 手法實現了同人創作的再語境化 (recontextualization)，從而形成了 CP 粉在塗鴉牆上與其他粉絲群體相區分的風格。

⁹ 同 2.

¹⁰ 查爾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0.

¹¹ 指肖戰和王一博的 CP 粉.

¹² Hebdige, Dick.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2003: 17.

¹³ 胡疆鋒, 陸道夫. “抵抗·風格·收編——英國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關鍵詞解讀.” 南京社會科學. 04(2006): 90.



圖 4：CP 粉圈內流傳最廣的兩組卡通同人形象¹⁴

此時這些同人漫畫形象不再只是偶像本人的延伸，也是粉絲群體自我延伸。塗鴉牆被 CP 粉挪用作為同人創作的場所，延續了粉絲文化生產力和凝聚力，進而鞏固了群體認同。

二、公共空間的爭奪

上文提到，塗鴉牆對於尋求身份認同的粉絲如同網絡空間的外延。粉絲希望擺脫互聯網語境對群體的束縛，但同時又依賴一些互聯網既有的粉圈文化，因此網絡上的衝突對抗最終也在線下重演了。

（一）粉圈內部的對抗

肖戰的唯粉和 CP 粉在塗鴉牆上的對抗焦點依然是 CP 粉的同人創作。CP 粉將同人漫畫搬上塗鴉牆後不久，一些前往黃桷坪打卡的粉絲發現有人用塗料惡意破壞了 CP 粉在牆上的同人漫畫塗鴉。由於起初被塗壞的只有其中代表王一博的卡通形象，CP 粉意識到這是來自唯粉的攻擊，於是戰爭再一次打響。CP 粉畫手不斷地在被毀壞的區域重新創作，唯粉則繼續用顏料塗改，雙方互不相讓。自此，塗鴉牆上的“覆蓋”行為從正常的交替創作變成了粉絲之間的空間爭奪。在雙方

¹⁴ 由微博賬號名為「木鬼」和「奶蓋泡澡身體好」的兩個 CP 粉畫手所創，圖摘自木鬼的微博。
<https://m.weibo.cn/2917062503/4655320292920463>（最後檢索於 2022 年 12 月 2 日）。

拉鋸戰的後期，唯粉將代表肖戰的卡通形象也一併破壞（圖 5），CP 粉則乾脆用文字塗鴉來隔空喊話（圖 6），意為拒絕對方群體的干涉。「空間就是權力」（畢恆達 2001），對空間的爭奪本質上是對權力和地位的爭奪。唯粉通過破壞 CP 粉的塗鴉來否定其已占領的空間，即否定其表達身份的權力；CP 粉在原位置的重新創作則是對權力的重新確立和聲明。



圖 5：被破壞的同人塗鴉



圖 6：CP 粉對唯粉的喊話

粉絲在塗鴉牆上的權力爭奪實際上是網絡空間中話語權爭奪的具象化體現。塗鴉牆衝突發生的過程也有網絡技術參與其中：「塗鴉漫畫被破壞」這一信息以圖片和文字形式發布到網上後在圈內廣泛傳播，引起了 CP 粉的集體憤怒，於是更多的 CP 粉決定到塗鴉牆上反擊。這表明電子技術間接地影響了城市空間中的文化實踐，線上與線下公共空間中的對抗幾乎是同頻的。粉絲在新的公共空間中尋求新的身份認同，最終卻又無法避免地回到了原有的權力爭奪秩序中去——目前互聯網飯圈中的普遍共識是 CP 粉需要「圈地自萌」，不可越過一定的界限發布與 CP 有關的信息。「圈地」本質就是通過限制表達空間來限制粉絲的權力，但其邊界卻時常有爭議，唯粉與 CP 粉的衝突大多也由此產生。227 事件爆發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唯粉過度擠壓 CP 粉的創作和表達權，最終殃及了粉圈以外的其他圈層。可見塗鴉所承載的粉絲身份並沒有逃離互聯網粉圈的生態，矛盾依然存在，只是以更直觀和原始的形式重現了。粉絲創造的塗鴉亞文化的反抗性僅僅

停留在了表達層面：展現作為母體的粉圈亞文化中「潛藏著的懸而未決的矛盾」（Cohen 1980），但無法予以解決。

（二）粉絲與大眾：文化收編

有關塗鴉牆的沖突不僅發生在粉圈內部，也作為 227 事件的餘波把粉圈再次推到了公眾面前。2021 年 10 月，有群眾向公安舉報肖戰的粉絲在四川美術學院附近聚集，在塗鴉牆上亂塗亂畫¹⁵。公安部門調查後給出的回應是：粉絲聚集的場所不在川美（黃桷坪）塗鴉牆區域；粉絲的書寫在公共塗鴉牆的許可範圍內。這場風波中主要有兩個關於塗鴉的爭議：粉絲書寫偶像名字的行為究竟屬於正常塗鴉還是「亂塗亂畫」？塗鴉牆的公私區域劃分是否影響了塗鴉藝術本身？而在這些問題的背後依舊是不同群體對表達空間和話語權的爭奪。

從 227 事件造成的跨圈層影響到肖戰粉絲大面積占據塗鴉牆引發公眾爭議，粉圈作為亞文化圈層以特定的制度約束內部文化主體的行為，但還是時常面臨「破圈」的局面，與主流大眾產生碰撞。客觀上來說，文化主體自發的「圈地」策略並不能阻止「破圈」的發生（如 227 事件的持續發酵顯然與粉絲主體的意願相違背），「破圈」的動力也不僅僅來自圈層內部的權力傾軋，還涉及知識適配、資本嵌入¹⁶等多重因素：在以算法分發為底層邏輯的現代社交媒體中，信息流動的趨勢是不受個體的主觀控制，圈層天然帶有公共性職能。這也意味著亞文化在「破圈」的過程中面臨被文化收編的可能性。

赫伯迪格指出，社會主流秩序對於亞文化的收編主要有兩種途徑：商品化與意識形態（ideology）化¹⁷。商品經濟將亞文化符號轉化為可大量復制的利潤，主流意識形態則將亞文化納入其所支配的意義框架內，消除亞文化原有的反抗性

¹⁵ 此處舉報的內容具體指肖戰粉絲在牆上多處書寫偶像的名字。

¹⁶ 劉明洋,李薇薇. “「出圈」何以發生? ——基於圈層社會屬性的研究.” 新聞與寫作. (06)2021: 9-10.

¹⁷ Hebdige, Dick.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2003: 94.

和他者性（otherness）。當塗鴉被貼上“美化環境”的標籤，納入城市文明建設的秩序中，受到政府和相關機構管控並劃分出「公共」與「非公共」的區域時，其作為亞文化的意識形態收編就已基本完成。塗鴉被收編後，所謂「公共」不再是全然開放的，公共塗鴉牆也是明確受到主流秩序制約的城市空間，對塗鴉牆的「藝術性」和「公共性」的討論都被涵蓋其中。這個「公共」空間中的權力爭奪自然也需要由支配機構（如公安系統）來定義。

而粉圈亞文化也已經在一次次的被動「破圈」中逐漸消解了抵抗性，重複被邊緣化的同時走向了被收編的命運。一方面，互聯網平台、娛樂公司及傳媒機構等將粉絲視為可量化的利潤符號，無形中加速其「破圈」，而「破圈」非但不能改善粉圈內部的權力結構問題，反而又激化了其外部的矛盾，迫使其在面對大眾時處於與主流語境相對的劣勢中；另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以其主導力量為粉圈貼上「狂熱」、「非理性」，甚至是「邪教」等標籤，將其中的青少年群體視作需要被「拯救」的對象（這正是粉絲的塗鴉被稱為「亂塗亂畫」的內在邏輯）。在此情形下，近年來大陸粉圈中逐漸盛行的「正能量」、「根正苗紅」敘事反映出粉絲群體主動呼應社會主流價值認同的趨勢，其實就是被規訓和收編的結果。

正因如此，對於肖戰的粉絲來說，塗鴉形式的表達在舉報風波後已經失去了發展的可能性。群眾的舉報看似未成立，實則已經利用主流文化對塗鴉亞文化和粉圈亞文化的收編打壓了粉絲在塗鴉中獲得的話語權力。塗鴉短暫地提供了身份認同的烏托邦，但最終只是粉絲們想象式爭取權力的南柯一夢。

參考文獻

- Ferrell, Jeff. *Crimes of Style: Urban Graffiti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inality*. Michiga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Grossberg, Lawrence.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In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58–73. London: Routledge, 1992.
- Hebdige, Dick.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 Routledge, 2003.
- Erikson, Erik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 Cohen, Phil.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82-83. London: Hutchinson, 1980.
- Barker, Chris, and Emma A. Jane. "Cultural Space and Urban Space." In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513-548. Los Angeles: SAGE, 2016.
- 丁建新,朱海玉. "話語身份的建構: 塗鴉的邊緣話語分析." 外語學刊. 02(2020): 55-58.
- 張笑笑. "互聯網背景下粉絲的身份認同與認同轉換." 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01(2021): 179-203+272-273.
- 丁建新. 文化的轉向: 體裁分析與話語分析.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5.
- 查理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 現代認同的形成.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
- 胡疆鋒,陸道夫. "抵抗·風格·收編——英國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關鍵詞解讀." 南京社會科學. 04(2006): 87-92.
- 畢恆達. 空間就是權力. 台北市: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 劉明洋,李薇薇. "「出圈」何以發生? ——基於圈層社會屬性的研究." 新聞與寫作. (06)2021: 5-13.